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講記（之十）

盡見彼土修行者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並見彼四眾，諸修行得道者。」

「並見」即是又見，又即是復見。這是同一時見，並不是先見六道眾生，次見諸佛，再次聞諸佛說法，再次見四眾修行得道。不會這樣，而是同時見，不過，敘述起來就不能一口全部說。

「彼四眾」者，是彼世界小乘的四眾。「諸修行」者，指四眾裡各有修行，各有得道，也有不得道，只有修行。凡是講屬於四眾者，即是一定有修行，又不能說一定是得道。修什麼行？修行的總名就叫四諦，修四諦法——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

四眾都是這樣修道，不過，各人所修的相應與不相應，當然有參差；得道者，也會有參差。得什麼道有參差？有四果之道——初果須陀洹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阿那含、四果阿羅漢。都叫做道，得這樣的道。

不是說修道都無所得的嗎？若修道一時未得，最終也會得；除非開權，就無須再講修，也無須再講得，這些要講開權才可以。

東方無量世界的四眾，現在見到的、聞到的，都是未開權，都是未顯實。裡面那麼多世界、那麼多佛，其中有沒有佛開權？當然是有。既然有，何以都見不到？總是沒有說及？此事又如何解釋？

這是我們此世界的人之事情，不是彼土他們那裡的事情，他們那裡的事情就不讓我們看見。

按照這樣講，一乘實佛的法會，簡直不讓我們看見什麼佛、什麼法會、什麼人眾。要這樣講才可以，如果不是這樣，因為佛要開權顯實，絕對不會講三乘，絕對不會有四眾在那裡修行、四眾在那裡得道。這即是絕對不讓他們看見就好了，乾乾淨淨，即是不可說。不可說就不講了，經文現在也是沒有講這些。經文現在只是講：盡見彼土某某等等。

經文一定是這樣講。我們要當知，那個「機」很重要，那個「教」就是逗「機」。你的「機」不屬那種人，當然他的「教」，所有境界，都不讓你看見，這就別開了。

但等一下又不是這樣講。下面講多寶佛塔從地涌出，各人看見就驚奇萬分，要追究此事。多寶佛塔為何從地涌出？為何有這樣的塔？為何裡面又有音聲？這就要追究，追究追到佛去解答說：這個塔是多寶佛往昔行菩薩道時發下

誓願，為其遠因；後來成佛，又講完《法華經》，就叫他的菩薩弟子，造一個塔給他，他乘坐塔到處去。到處去做什麼？去證明諸佛講《法華經》，他在塔裡有音聲讚歎佛，為佛作證。

這裡面又有什麼緣故？裡面有佛，在塔裡坐的佛名叫多寶佛。大眾想見多寶佛，但此事都有些問題，不是說你想見就讓你見這麼簡單，是要付出代價，這個代價不是你付出，是佛付出，這個要求的代價太高了。

多寶佛說：我的寶塔涌出來，為佛作證講《法華經》。如果大眾想見我的佛身，就要集那一尊講《法華經》的佛所有分身在十方世界的分身佛，全部都集中在這個法會之中，然後才可以開我的塔，我才出現讓各人見到。

這就是條件。這就好了，那就請諸佛來吧。如何請，那是佛的事。釋迦佛放眉間白毫相光一照，照到無量無邊恒河沙世界，諸佛世界一一皆是一乘世界、一乘佛、一乘菩薩，沒有三乘人。所有光明所照的地方，所有佛、所有菩薩都是一乘，當然沒有三乘，更無六道。

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於東方一萬八千世界，這些世界，是不是在將開寶塔以前所放的光所照之國土、所見之諸佛的那種世界呢？是一樣的。

既然是所見一樣，何以單單是講一乘佛、一乘菩薩、一乘淨土？為何又不講阿迦尼吒天，又不講阿鼻地獄，又不講四眾，又不講這樣那樣，一點都沒有提及？

此事你又要知道，那時是什麼的階段，寶塔涌出在什麼時間。那時也是《法華經》。雖然是《法華經》，但是離現在所講的白毫相光，相差很遠。為何又會相差很遠？那些權教時代，權人所見權佛境界、權弟子境界，是這樣講。等到寶塔涌出的時候，那是實境界、實佛、實國土、實弟子。

不要以為只有他們是實，我們不是實。其實我們也是實。為何我們也是實？因為你聽過《法華經》，你已經信解歡喜，佛也都為你各人授記。若這都不算實，怎樣才算實？難道是把你烤熟踩踏變軟，好像生鐵那樣才算是實？不會這樣的。

一個實人見實境，與權人見權境，就有不同講法。這些很古怪，歸根講起來，就是佛神通力所作，佛要讓你見，合你的程度來見，你就可以見；不合你的程度，佛就不讓你見，你就無法見。最好是這樣，這就乾乾淨淨。

講到四眾得道，即是這個意思。我們釋迦佛差不多是這樣，座下有四眾，但是四眾之中「得道者」，比丘眾「得道」居多，比丘尼也有「得道者」，但較少。優婆塞、優婆夷「得道者」，未有提及，不知道有沒有。

此事裡面有點不清楚，因為那個時代、那個世界的在家人修道，實在不相應；只可講他們有這個志願，很難說與四諦法相應，總之有其名，就未必有其實。

他們怎樣修行，修行多久，你都看見？當然看見。證什麼果你都看見？一定看見。他們修行已經過去，他們證果無形無相，為何又被你見到？

此事不是我們的眼力，是佛令我們見，我們就見到。佛不令我們見，我們

也無法見到他們。

（或有人認為：）有一種阿羅漢，或者不須佛加庇都能看見。

我們不可以這樣講，佛不加庇他，他雖然是阿羅漢，有三明六通，仍是有限的眼力，也是看不見。這就離不開佛的神通力，一向以來都講佛的神通力。

上面是講小乘，小乘有兩種，辟支佛得道者也包括在內。辟支佛在因地中也是有四眾嗎？是有的，四眾求辟支佛道者，即是有。但是菩薩不在內，下面就是講菩薩。

「復見諸菩薩摩訶薩，種種因緣，

種種信解，種種相貌，行菩薩道。」

這三句是略講，如果廣說，又不只三句。下面偈頌裡面都是略講，講種種因緣行菩薩道，種種信解行菩薩道，種種相貌行菩薩道。那些世界有很多，佛的法會也很多，這些菩薩摩訶薩，有佛在世的菩薩，也有佛不在世的菩薩，不限定有佛在世。即是下文偈頌所講：「又見諸佛般涅槃。」在長文都有講。既然般涅槃了，就不是有佛住世。有的為佛舍利起七寶塔，就是佛不住世，也有菩薩。

講到種種的因緣，「因緣」兩個字，他是聽到佛講因緣有之，聽菩薩講因緣有之，又不因佛講，不因菩薩講，自己偶然間遇到一種事物觸動他，謂之因緣也有之，裡面很複雜，即是有一件事這樣講。

這個「因緣」就不限定是十二部經裡面的「因緣」。十二部經那個是什麼因緣？十二部經的因緣是講故事，這裡不限定講故事，不過也有的講故事，他聽見故事，就因故事而行菩薩道，緣故事而行菩薩道。也可以這樣講，因遇見鬼而行菩薩道，緣遇見鬼故行菩薩道，這也講得通。

說你踢到石頭，或踢到什麼，跌倒一跤，然後又覺悟，可不可以呢？好好的一個人又會踢到跌倒，真是不妥當。應該怎樣才妥當？要修菩薩行才妥當，於是就藉一種事情來行菩薩道。這就什麼都有，有的見佛行菩薩道，見菩薩行菩薩道，各有各的因緣。

「種種信解」的「信解」，是聽別人講、聽佛講而生信生解，聽菩薩講生信生解，或讀經生信生解，就會行菩薩道。

又講到「種種相貌」，這個「相貌」不是說人的高矮、大小、好顏容、不好顏容，不是講這種相貌。是講什麼相貌？是講種種造作，種種造作都是行菩薩道。下文偈頌裡彌勒菩薩所講的，就是屬於這一句居多，即是有種種布施，就是種種相貌；種種持戒，就是種種相貌去持戒；種種忍辱，種種精進，種種禪定，種種般若波羅蜜，各有不同之處，就是講「各種相貌」，即各種動作行菩薩道。

行菩薩道為因，他的志願，目的是志在成佛，這個是權教菩薩志願在於佛道，當然是權佛。不過在他自身的瞭解來講，他就不會知道自己是權菩薩、權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沒有一乘與之相對待，這就不太乾淨，有些拖泥帶水。好比我們現在的人，向來是做慣一種事，他認為這種事可以達到目的。

有些人雖然也聽《法華經》，但他只是聽《法華經》，不會放棄自己的本業，這即是兩方面都有。

何以說實教菩薩就不會行權教菩薩道？因為我們信解一乘。而他們的信解不太穩定，也不太堅固，拖泥帶水，其他法門樣樣都做些，以為是修行。再加上他們並不看重一乘，只看重自己向來所修的法門。所以說他們雖有聽過《法華經》，知道有一乘，但是所行仍然是六度菩薩，即權教菩薩。有沒有這樣的人呢？我相信沒有。

權教人既然聽過《法華經》，就應該明瞭權實。既然明瞭權實，就知道一虛一實，即是一真一假，他們怎會肯做假的？明知無佛道可成，誰還去行因？不會如此冤枉。除非是為了眾生。為眾生者，即可以講「以慈修身」，為眾生就可以，做什麼都可以。

如果講為眾生而完全放棄自己，可不可以呢？不會有這種事。若放棄自己，拿什麼去為眾生？講「各種相貌行菩薩道」，志在得佛道，不是得一乘佛道。如果是一乘菩薩就得一乘佛道，示現的就不須講，他示現做權教菩薩，也無菩薩道可行，也無佛道可成。此事分明是虛假，做虛假就只管做吧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